

防风氏的

FANGFENGSHI

历史与神话

DELISHI YUSHENHUA

董楚平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

FANGFENGSHI DELISHI YUSHENHUA

董楚平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俞驾征

封面设计：郑 晔

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

董楚平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5 插页2 字数50千 印数00001—1000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269-8/G·14 定 价：3.50 元

目 录

《国语》“防风氏”笺证.....	(1)
防风氏神话的新发现.....	(26)
防风神话与防风古国.....	(39)
封禺：被遗忘的风水宝地.....	(44)
《新建风山灵德王庙记》注释.....	(51)
防风氏南迁考.....	(58)
历代文献中的防风氏资料.....	(65)
后记.....	(72)

《国语》“防风氏”笺证

禹斩防风氏，是夏朝前期重大历史事件。孔子素以“不语怪力乱神”^①著称，一碰到防风氏问题，似乎忘了自己的戒条，竟大谈其“神”；司马迁说自己“不敢言”《山海经》等“所有怪物”^②，却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照抄《国语》的防风神话。防风氏的神话彩衣，必盖着重要的历史肉躯。

但是，直到本世纪80年代，两千多年来，似乎还没有一篇专门研究防风氏的学术论文；在一些史学与神话学著作中，即使写到防风氏，也只是照抄《国语》及其韦注等文献的成说，很少有新的发挥。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吴越文化新探》，虽然提出防风氏本是山东土著、后经海路南迁吴越、与越人混为一体的新说（第185页），但也未作详细论证，防风氏研究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

80年代后期，全国性的民间文艺采风活动，在钱塘江流域采录到大量关于防风氏神话的口承传说，引起全国民间文学界的重视。北京《民间文学》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浙江防风氏口承传说九则和题为《珍贵的发现》的编者按语。1991年12月，全国防风神话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乡举行。新闻媒介对会议作了多次报导，引起国内外

学术界的关注。民间文学界为防风氏研究敲响了醒世的晨钟。

研究防风氏，需要多种学科的配合。其中，历史学与文献学，自然责无旁贷。防风氏始见于《国语》，研究防风氏，首先要吃透《国语》的有关记载。《国语·鲁语下》云：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焦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

《史记》基本抄袭《国语》。

中国远古神话人物，大多靠晋代以后的文献资料加以渲染、丰富。汉代以前文献大多仅得三言两语的记载。防风氏能有《国语》、《史记》两部早期权威史书引用孔子这样权威学者的话，给予集中、具体描述，实属罕见。因此，说古文献关于防风氏的资料特别贫乏，有失据之嫌。但防风氏确有委屈之处，其他神话人物，到后代文献愈写愈详，枝叶愈长愈盛，防风氏却基本上还是两千年前的老面孔。但是，防风

氏在后世文献中的寂寞，反使他获得葆真的好处。我们可以静对《国语》，分析防风氏的本来历史，少受后世文献的干扰。

一、会稽有三

古会稽有三：一在山东，一在辽西，一在江南。江南会稽众所习知，山东与辽西有会稽，仅见于一条资料。《淮南子·汜论训》：“东至会稽浮石。”高诱注：“会稽，山名。浮石，随水高下，言不没。皆在辽西界。一说会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禅于会稽’是也。”高诱是东汉人，当时，人们早已把会稽定在江南，高诱却提到“辽西”和“太山”。高诱是涿郡（今河北涿县）人，地近辽西；曾任濮阳令，接近泰山，故熟悉此二处古地名，为我们保存了两条珍贵资料。

汉代的辽西治所在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辖境约当今河北迁西、乐亭以东，长城以南，辽宁松岭山以东，大凌河下游以西地区。境内有一条山脉为东北——西南走向，今称医巫闾山脉。《周礼·职方氏》称“医无闾”，《楚辞·远游》称“於微闾”，洪兴祖《补注》作“巫无闾”，《淮南子·地形训》称“医毋闾”，《汉书·地理志》称“无虑”。《墨子·非攻下》有“越王繁虧”，卢文弨认为“即无余”。窃疑“医巫闾”亦即无余。医、繁同音。闾、虑古通。虧字以亏为声符，亏古“乎”字。上述诸字以及巫、於、无、毋、古皆鱼部。医巫闾山脉西南端是燕山山脉，燕山山南有一座徐无山，紧邻古辽西境。古无“徐”字，其本字为“余”。

徐无山即余无山。余、无古皆鱼部字，“徐无”疑为“无余”的音转。医巫闾山脉与徐无山皆在辽西界，据高诱注，会稽也“在辽西界”。然则越王无余与越都会稽并在辽西，颇可发人深思。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辽西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是以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为代表的夏家店文化^③。夏家店文化年代约当夏商之际。大甸子的陶爵与二里头铜爵，都是平底，非常相似。大甸子黄朱两彩绘成的云雷纹、兽面纹，与商代铜器纹饰相似。出土青铜杖首、铜耳环、金耳环，表明已进入青铜时代。夏家店文化区可能是夏商之际的一个东夷方国。

上引《淮南子》高诱注，还透露古有“会稽在太山下”之说，其根据是典籍有“封于太山，禅于会稽”的记载。今传《管子·封禅篇》、《史记·封禅书》均说“禹封泰山、禅会稽”。封与禅是一礼二祭，其祭祀地点相距不会太远。此二书列举古帝王封、禅地点皆邻近，则会稽也当在泰山附近。杨向奎先生早年曾力主此说，他除举此例之外，还根据《左传》历举“鲁有防山”、“茅山”，而《水经注》说绍兴“会稽之山，古防山也”，《越绝书》称会稽山为茅山，来证明会稽山原在泰山附近^④。

笔者认为，古会稽三处，以山东为最早，辽西会稽与江南会稽皆从山东迁去。理由除上述“封泰山，禅会稽”与绍兴会稽山古又称防山、茅山这两条外，还有下列七条：

第一，古文献关于会稽方位，常说在“东”方。例如：

《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古“九夷”即东夷，禹因“东教”九夷而“道死”，其“道”必在东方，所葬之山“会稽”，也应在东方。

《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淮南子·汜论训》：“东至会稽浮石。”

上古的“东”，指山东及其与河南、苏北交界一带。绍兴一带，惯称“南”方。例如《史记·夏本纪》篇末称今绍兴一带为“江南”；又《秦始皇本纪》说始皇帝“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又《太史公自序》也称今绍兴一带为“南海”。由于会稽原在“东”，不在“南”，故到司马迁时候，还囿于习惯，说禹到会稽是“东巡狩”，而未改为南巡狩。

第二，传说禹在会稽杀防风氏，防风氏是山东土著（详见下文），则会稽也当在山东一带。

第三，考古资料表明，在相当于夏王朝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江南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没有二里头夏文化因素，与黄河流域相比，确是方外蛮荒之地。如此荒远、落后的地方，既不可能是夏王朝会盟诸侯的军政要地，也不可能是少康封无余“以奉守禹之祀”的文化要地。直到商代中期以后，江南才出现具有中原夏商文化因素的马桥文化^⑤。与此恰成对比的是山东，在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内，这里的考古学文化由龙山文化演变为岳石文化^⑥。岳石文化层叠压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商代文化层所叠压。它是山东早期青铜文化，开始出现少量青铜器，在陶器方面出现山东龙山文化不见或罕见的而在二里头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器盖、尊形器等，表明该地区与夏王朝的文化联系。岳石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早于辽西的夏家店文化与江南的马桥文化。岳石文化开始时间晚于禹的传说年代约100多年，这是因为禹还

不可能远征山东。夏王朝最早远征山东并在山东立足的是“杼”。所谓禹会诸侯于会稽与无余封于会稽，可能是杼征东海之一事分化，详见下文。

第四，据笔者研究，传说夏王朝封于会稽的无余，就是史书中屡次提到“征东海”（今山东、苏北）的“杼”。今本《竹书纪年》云：“帝杼……八年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纪年》云：“少康中兴后，柏（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今本称“三寿”，古本称“王寿”，皆言“及”，当为地名。今山东曲阜市东，古有地名称“寿丘”。相传舜“作什器于寿丘”^⑦，《集解》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山东寿光，是斟灌氏故地，斟灌是夏同姓国。夏代山东可能有不少称“寿”的地名，“三寿”之“三”，言其多也。“九尾狐”当为“封狐”。《离骚》：“羿淫游以佚政兮，又好射夫封狐。”封狐犹封豕、修蛇、大风（凤），是以某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名称。羿是东夷，与羿为邻的“封狐”，当也为东夷某氏族。

《纪年》的杼，《史记·夏本纪》作予。甲、金文皆无杼、予字，其本字是“余”。《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无余”可简称为“余”，即“杼”之本字。

禹会诸侯于会稽，还可能是杼征东海的托古美化之辞，理由有三。一、禹、予是叠韵字，同隶鱼部，古音近同；二、据《竹书纪年》：“帝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帝杼”也是“八年征于东海”；三、山东“会

稽”地属古“东海”范围。人名、时间、地点皆合。杼是禹七世孙，据《竹书纪年》推算，自禹至杼约一个半世纪，杼在位时间约当公元前19世纪，与山东岳石文化的出现时间正相吻合。因此，所谓禹至会稽，实际上是杼至会稽。这在地方史志中也可找到旁证。浙江湖州有杼山。据唐人颜真卿《杼山妙喜寺碑铭》记载，茶圣陆羽撰有《杼山记》，今佚。颜《铭》今载《四库全书·颜真卿文集》卷四与《湖州府志》。颜《铭》云：“州西南杼山……高三百尺。周回一千二百步。盖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驾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国语》韦注“封嵎之山”在湖州东南武康附近。封嵎与杼山皆在湖州的原因，当是防风氏后裔南迁后，把防风氏所守之山与被杀之地一起迁到吴越，一在湖州东南，一在湖州西南。

据《竹书纪年》，帝杼以前六世，夏王朝与东夷关系十分紧张，甚至发生“羿入居斟寻”、“寒浞使其子浇帅师灭斟灌”等东夷乱夏的严重事件。自帝杼“征东海”以后，东方才基本宁静。例如：

帝芬三年，九夷来御。

帝芒十三年，东狩于海，获大鱼。

帝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帝发元年，诸夷宾于王门。

桀十四年，扁帅师伐岷山（岷山即蒙山，在今山东的蒙阴与费县一带）。

种种迹象表明，杼“征东海”后，夏人可能大规模殖民山东。王献唐遍考山东古国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山东

方面，夏代是姒姓集团的活动区域。北面临近渤海为益都、寿光，东接潍县，县南为安邱，再南为诸城，皆有姒姓统治史实。”⑧

第五，无余封于越，即传说中禹会诸侯于会稽，地在鲁中南一带，此说另有地名根据。《春秋》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杜预注：“垂，犬丘，卫地。越近垂，地名。”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说：“当在兖州府附近。今称当为曹地。”地近泰山，与高诱、杨向奎说法相符。古人常以居地为氏，由于山东有“越”地，故有“越”姓。如齐有“越石父”，见于《晏子春秋·杂篇上》、《吕氏春秋·观世》。

第六，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时期，山东与江南海路畅通。江南“会稽”地名与越国王室宗族，都是从山东经海路迁来。《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云：“龟山者，勾践起怪游台也……怪山者，往古一夜自来，民怪之，故谓怪山。”《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记越国筑大城，“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浙江又北径山阴县西，西门外百余步有怪山，本瑯邪郡之东武县山也，飞来徙此，压杀数百家。”《太平寰宇记》也说：“龟山，即琅琊东武山，一夕移于此。”这种神话传说正是越国王室先祖从山东经海路迁来的史影。

第七，越国宗室从山东迁来，有考古新资料可作佐证。以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马桥文化，已被公认为越文化的滥觞，年代始于商代中期。马桥文化含有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其中有些与山东岳石文化中的二里头因素十分相

似。例如马桥文化中有一种被称为“簠”的陶器，器表的上、中、下部各有三周粗大的凸脊，这种粗大的凸脊不见于其他地区，而在山东岳石文化的泥质陶中则非常盛行，当来自胶东半岛^⑨。

综上所述，说会稽原在山东共有九条证据与理由，“封于太山，禅于会稽”，是东汉高诱首先指出；防山原在泰山附近，是杨向奎先生首先揭示；再加上笔者补充的七条，那么，会稽原在山东，当无问题。会稽既然原在山东，那么禹杀防风氏（其实是杼杀防风氏）的地点，自然也应该在山东泰山附近。夏商之际，尤其是商灭夏后，山东部分夏裔，北迁辽西，南迁江南，古籍中遂有三个会稽。后来，山东与辽西受商周文化影响较大，江南长期与中原远隔。春秋晚期，越国兴霸，显赫一时，盛传越国王室为夏禹后裔。这些因素使山东、辽西的“会稽”湮灭不闻，唯江南的“会稽”独传于后世。禹杀防风的地点也盛传在江南会稽。

除山东、辽西、江南三会稽外，明人吕调阳曾在《吕氏春秋释地》中提出：“会稽在阳翟东京水。”阳翟，即今河南嵩山附近的密县；京水即贾鲁河。到了近代，钱穆认为古越在河北晋地，泰山原在河东霍州，会稽在“河东太阳之山”^⑩。张公量著文是其说^⑪。他们三人是根据夏朝统治中心在晋南、豫西一带，来推测会稽必在其间。其说不但缺乏坚实的文献、考古根据，而且视野、思路也失之狭窄。

二、“防风”释义

防风氏的生平事迹，无防御风灾之迹象，“防风”之名

当与后世字义的“防风”无关。上古姓氏，常与居地的地名、崇拜的图腾有关。今试从这两方面来探索“防风”原义。

查先秦经史典籍，以“防”（或“枋”）为地名者，以古“东”方为最多，共有六处：

1.《诗·陈风·防有鹊巢》：“防有鹊巢，邛有旨苕。”毛传：“防，邑也。”在今河南淮阳县北。地处豫东，邻近鲁西南。

2.《春秋》隐公九年：“冬，公会齐侯于防。”杜预注：“防，鲁地，在琅玕县东南。”杨伯峻说：“当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北四十余里，世为臧氏食邑。”^⑩鲁有两个城邑名防，史称东防、西防。此为东防，近齐。又庄公七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庄公二十二年：“及齐高偃盟于防。”皆为鲁之东防。

3.《春秋》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管，……辛巳取防。”杜注：“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据《方輿纪要》，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南60里。

4.《史记·孔子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防山在兖州曲阜县东二十五里。”

5.《春秋》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枋。庚寅，我入枋。”枋，《公羊》、《穀梁》及《汉书·五行志》作“邴”。上引《春秋》隐公九年之“防”，《公羊》、《穀梁》也作邴。防、枋、邴，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枋，原是郑国祭祀泰山之邑。杨伯峻说当今“山东省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⑪。

6.《春秋》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杨伯峻说：“据《汇纂》，防在今山东省安丘县西南六十里。”^⑭地处胶东半岛，潍水流域，莱夷故地。

上引六个“防”（或“妨”）地，五个在山东，一个在河南东部，靠近山东，古为太昊之墟。据《左传》，曲阜曾为少昊之墟，临淄也是少昊部族中鸛鵲氏^⑮居住过的地方。又据《山海经》：“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则前五个都在少昊族活动地区。中国古书地名、人名，凡大（太）小（少）互称的，都是“大”为新名，“小”为旧名。少昊、太昊都是东夷，少昊是土著东夷，太昊是东夷中西迁于陈、受到华夏文化深刻影响的一支。六个“防”地，皆在东夷境内，说明“防”与东夷关系密切。

在古文献中，吴越地名也有称“防”者。

《水经注》卷四〇《浙江水》：“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茅山，又曰栋山。”《水经注》年代已很晚，而且前文已考证，浙江“会稽”地名是从山东迁来，会稽山又名防山，此“防山”地名自然也是随“会稽”从山东迁来。

《公羊传》昭公四年：“庆封走之吴，吴封之于防。”但《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庆封“奔吴，吴句余予之朱方”。朱方，今江苏丹徒县南，早有定论。“朱方”之“方”是方国之意，具体地名是“朱”字，不是“方”字。《公羊》称“防”，当是“朱方”之误。

楚地也有地名取“防”。

《左传》文公十一年：“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防渚，古麇国地名，在今湖北省房县，处汉水中游。麇国亡于

楚。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程公说《春秋分记》以及《路史·后纪七》都说麋国赢姓，即为少昊之后，故有地名称“防”。赢姓本居东方，汉水中游的“防渚”，当从东方迁去。此说有考古资料为证。1976年至1978年发掘的房县七里河龙山期遗址，发现拔牙风俗遗存，十四个成年男性有八个经人工拔牙，五个成年女性有三个经人工拔牙^⑩。我国的拔牙风俗以山东大汶口文化为最早，也最为普遍。大汶口文化属少昊族系，防风氏即其后裔。房县七里河先民有拔牙风俗，房县古称防渚。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说明早在“禹（杼）杀防风”之前，即龙山文化时期，山东以防为氏的部族已有一支来到汉水中游。

总之，“防”地名以山东为最多、最早，河南、浙江、湖北的古“防”地，都是从山东迁去。防风氏以“防”为氏，原为山东土著。

再说“风”字。

甲骨文只有从鸟的鳳字，没有从虫的風字。甲骨文从鸟的风字，绝大多数假作风雨之风。因古人以为风鼓翼而生风，故风凤同字。防风氏，原字当作防凤氏。防风者，防地崇鸟之人也。

古有风姓国四个，皆在山东。《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习大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大昊是少昊的别支，少昊崇鸟，众所习知，大昊原来也当崇鸟。有济即济水，在今山东省西部。

任国故城在今山东济宁市。宿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20里。须句，《公羊》作须胸，在今山东省东平县。颛臾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北80里，即平邑县东。这四国都在今山东西南

部。

山东古有五个“防”地，四个在西南部。山东四个风姓国都在西南部。防风氏被杀于泰山附近的会稽，地处鲁西南的中心。这三者不知是否偶然重合。防风氏未必原居鲁西南，但可肯定是山东土著。

综上防、风释义，可知“防风氏”是重二氏以为氏。古有此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苗贲皇曰……”苗贲皇本是楚伯贲之子，伯贲字贲，其子曰贲皇，是以父字为氏。奔晋后，晋人给他苗地，他又以新居地为氏，曰苗贲皇。“苗贲”乃重二氏。再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飴甥。”瑕、吕是食邑，重二邑为氏，称“瑕吕”；飴甥是名。《春秋》文公十一年：“夏，叔仲彭生会晋郤缺于承匡。”此叔仲氏当是重二先人之行次为氏^⑩。远古时代的祝融氏、陶唐氏，都是重二氏以为氏。祝是职务，为巫祝；融是原氏，《世本》卷三有“融姓”，所谓“姓”，是后世从俗之说，原为“氏”。《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注：“融，祝融也。”陶唐氏，陶当指所司的职务，唐是居地名。防风氏的“防”是居地名，“风（凤）”是图腾徽号，也是重二氏以为氏。

三、釐姓与莱夷

春秋以前，姓、氏有别。姓表示种族血统，它是不可变的。氏则缘居地、职官等可变因素而取，是可变的。“防风”是“氏”，至于他的姓，即种族血统，《国语》说是